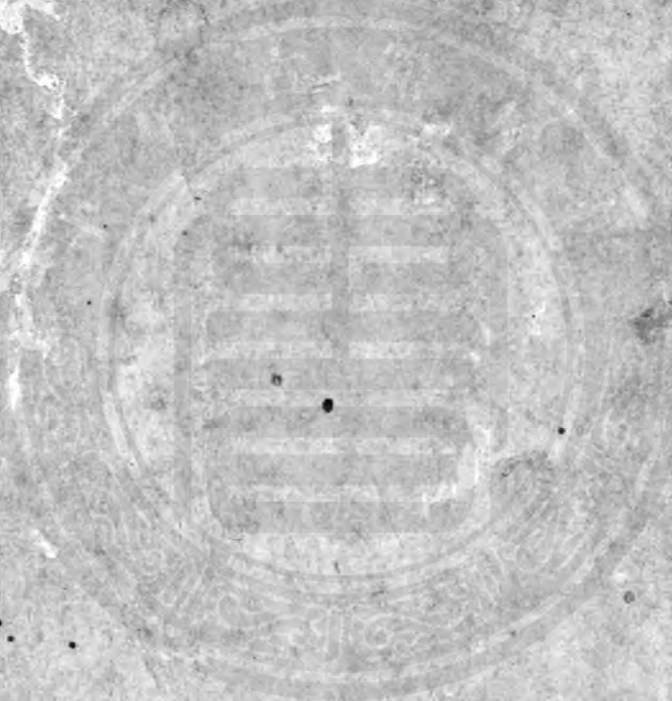


元蒲菴詩文集

卷



蒲菴文集卷之四
序

門人

曇鋤

法住

編次

普賢行願品經序

夫真智無知妙行無作無知之智所以生般若者也無作之行所以成般若者也非智無以破惑而明宗非行無以超宗而顯果此智行之門十方諸佛同證同說而古今不易之真諦也蓋文殊以理會行普賢以行會理體用相該互融交徹故於一法而具多法於多法而為一法所謂毘盧遮那遍一切處即事而真無非實相者可不信歟然而行曰智立行體亦空智假行明智用常寂究其本始如來甚深法性願何藉修證而有得哉第以隨相對機教分多種或遮或表方便誘導斯乃諸佛菩薩善巧利生之冥權者也是以普賢於華嚴



會上稱贊如來勝功德已復說十種廣大行願始于禮敬終于回向悉以清淨身語意業於過現未來乃至無量無邊虛空法界而作佛事觀其行願之力無有窮極成就果德惟佛能知而又拔濟有情往生樂土是知所明緣起法界理事無二於諸佛剎惣為性海不隨好境而欣集不逐惡緣而怖生大智圓周全彰本法則於開顯一真平等之妙固非三乘權學所可緊論也南閩沙門道琦夙乘至願契此大經於是書寫以刊施諸方欲令眾生成菩提行其弘法之心不既博矣乎曰其諸余請序迺詰之曰昔淨因一唱入華嚴五教鹽官豎佛明多種法界其敏悟亟證不待言宣况夫大千經卷藏在一微塵中以是究竟曾何涉於文字語默之見耶故知說惟心說聽惟心聽受惟心受傳惟心傳離心之外寧有別法哉且以文殊即自心能證之妙智普賢是自心所證之妙行

返照真源不離當念成佛本際奚假他求若能了知如是大悲如是大智如是大行諸差別門皆入畢竟空中非有分別之相亦無變異之名可謂深入普賢願海者矣其於毘盧化境法施何有窮也哉

大佛頂無上首楞嚴經序

夫如來密因本無修證菩薩萬行何有虧成蓋以眾生顛倒妄想昧乎一真不能越諸塵累入佛智海故假密因以顯如來之果體藉萬行以示菩薩之道用者也是以始則微心辨見終則破陰蕩魔深入大定成無上覺此首楞嚴所由作也自唐神龍初天竺沙門般刺密諦傳譯此經于南海制止寺時平章房融謫居高州迺為筆受辭嚴理暢殆無餘蘊矣厥後詮釋者十有餘家若長水璿師孤山圓師南閩度師長慶巖師至於泐潭月師溫陵環師互有發明其判教分科決疑起

信無不條陳而縷布之矣然而世殊道降末學多聞筆舌相私所見差別尚辭者或乖其義滯事者或遺其理乃致教指禪為偏禪斥教為泥勝說紛然靡會其極竊嘗論之教以言宣禪惟心悟皆所以明一佛之道譬諸江河濟瀆名雖有殊味同一水大觀圓智之七扶教善世固當會其同者為宗豈宜自墮歧岐之見哉溧陽報恩住山東洲勝公松源六世孫也早究心學依天如則禪師于吳師子林研味楞嚴博通大旨初無局於禪與教也嘗手書此經集施絲而板行四方以余禪者微言序之余惟世尊所說大經無非開顯一乘實相應機設化方便多門要其指歸咸趣一道世之讀誦受持乃至書寫流通者皆能弘濟無窮體用一覺物我一妙清淨本然離諸多相若真若俗若顯若幽根器大小無不圓具是知迦陵仙音遍十方界未嘗不讀誦是經也救護世間得大無

畏未嘗不受持是經也於一毫端現寶王刹未嘗不書寫是經也應身無量度脫衆生未嘗不流通是經也若必以尋章析句為讀誦是自蔽矣必以篋藏囊佩為受持是自蔽矣必以引筆濡墨為書寫是自蔽矣必以鏤梓印帙為流通是自蔽矣作是觀者則能善超諸有而直造乎畢竟堅固之地無疑也其於言說文字奚有哉余回東洲之請不得辭故抒臆說序其梗槩以俟知言者正焉

般若心經序

夫心者一靈之本萬法之源諸佛之所同證菩薩之所同修衆生之所同具也以知為體以妙為用明其體則無不真顯其用則無不如故一心之門廣大難思於理於事融通廓徹無所不該是以如來世尊出大圓音弘宣般若凡四處一十六會或廣或略或顯或密唯說一心分而為根塵識蘊合而

為性相色空迷而為愚癡悟而為智慧真妄同源自他普覺
乃至世出世間一切果目福德皆不外乎此心是則諸佛所
生惟心所現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雙忘斯為究竟大悲
相續度苦利生寔為心經甚深之旨經之大部合六百卷而
此經又大部之統要也自秦至宋摠有五譯今本二百五十
八言者乃唐玄奘法師所翻之文也法師往回西域
誦以脫魔惱而世之箋釋者又皆遵尚之是故傳信于時獨
此本寔為簡要然諸家箋釋者互有旨趣流布東南人所宗
慕唯賢首國師所註盛行中國今北平李福泉取其善本重
刻以傳其於大乘般若夙有緣契豈偶然哉福泉以余禪老
來徵文序其首嗚呼過現未來同證此心同說此法此心即
此經也此經即此心也明宗達性之者獲人摠持於文言詮
述何有執其或執情未遣昧於諸法實性則必假文字而對

治之使其泯志忘言契乎一真是猶渡河之筏耳嗟夫鷲峰
鷲池不離當處菩薩身子無間今時是知靈光妙音未嘗不
睹未嘗不聞經行坐卧顧何適而非般若真空之域哉必有
大根圓智之士乘願出興為法津梁余雖老朽尚幸有以遇之

潞國公張虬菴詩序

嗚呼詩豈易言也哉大雅希轂宮徵相應與三光五嶽之氣
並行天地間一歌一詠陶冶性靈而感召休徵其有關於治
教功亦大矣然自刪後至于兩漢正音猶完建安以來寔尚
綺麗而詩道微矣魏晉作者雖優不能兼備諸體其鏗錫軒
昂上追風雅所謂集大成者唯唐有以振之降是無足採焉
逮及于元靜修劉公復倡古作一變浮靡之習子昂趙公起
而和之格律高深視唐無媿至若德機范公之清涼仲弘揚
公之雅贍伯生虞公之雄逸晏頌揭公之森嚴更倡迭和於

延佑天曆中足以鼓舞學者而風厲天下其亦盛矣哉河東
仲舉張公生於數君子之後以詩自任五十餘年造語命意
一字未嘗苟作至正丙午春其方外友北山杼禪師以公手藁
選次而刊行之來徵言為序猶記公之言曰王者迹熄而詩
亡詩未嘗亡也而所以為詩者亡矣善賦之士往往主乎性
情而工巧非足尚蓋性情所發出於自然不假雕繪觀公之
詩知公之所蓄厚矣春空游雲舒歛無迹此其冲澹也昆侖
雪霽河流沃天此其渾涵也灝氣橫秋華峰玉立此其清峻
也平沙廣漠萬馬驟馳此其俊邁也風日和煦百卉競妍此
其流麗也寫情賦景兼得其妙讀之使人興起誠為一代之
詩豪者矣顧余謏材何足以鋪張盛美然托契於公非一日
而又重北山之高誼不得辭姑僭序之以冠篇首云

送劉子川主事歸廬陵序

士君子之出處適乎義而已不汲汲於功利為也方其處以
自勵惟恐其學之不博道之不明惜寸晷於窮簷陋巷間忘
其飢渴不事于生產編摩簡帙視五車四庫弗足多也志亦
勤美哉及其出而為用內而廟堂外而州縣陳利害可否以
裨贊時用上以忠於君下以澤於民委身徇節直道而行不
顧詬辱之萃於己此非君子之有為者不能爾也若乃利斗
升之祿惜尺寸之名諾諾取憐於朝夕是亦何心為士哉所
以蹇諤於時者多抵牾無以自容每為有識所悲慨也雖然
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苟存乎中者
益堅則樂其外者曾不足以撓之也抑何往而不得行志哉
廬陵劉子川登洪武進士第剛直有守敏而善文蓋科目中
卓卓者前年由鄒平縣丞擢為地官主事敷歷庶政能聲久
聞今年春

朝廷用言者例裁減六部正佐官負子川在例中以病告南
還在京之士咸惜其去各為歌詩以道其情山東叅政邦佐
何公徵言序其首簡予與子川有同里之誼而又重何公之
請不得已於言敢以出處之說告之嗟夫士之有為蓋無拘
於窮達凡著書立言修德行政皆士之有為也進而致君於
堯舜退而晞聖於孔顏豈以窮達而異其守哉彼以萬鍾千
駟快意滿志於一時尸素終身卒無寸善以自立其不貽視
肉之誚者幾希矣今子川擢高科為名法從廣學多聞人所
歆豔亦豈以淹於時也哉且廬陵為歐陽文忠公之鄉其高
風諒節照映百世子川南還述學古之編續歸田之錄游心
六藝重以先達自期嚴華之著有不可掩者幅巾藜杖吾恐
不能終於潛退也已矧今海域混同明良迭進而子川已登
庸于朝矣重淵之蟄載奮於九霄亦惟其時而然也夫豈果

於自棄哉出處之道子川宜必有以自審焉

寶陀大士應現詩序

天人感通之道誠而已矣至誠所格隨禱而應此理之必然
而無疑者况寶陀大士以耳觀眼聞為其修證度脫衆生不
違本誓故其安住化境示現群機無有方所夫豈專居於神
島之孤絕大洋之險曠哉特假物以彰其真權爾故海者喻
其慈悲之深廣山者表其智行之高聳潮者顯其法音之普
聞是蓋以非相之相無說之說真示於人而闡靈垂化也奚
滯境為哉洪武二年春漕使曲阜孔公信夫擁鹽于浙東之
昌國豫章王君國英秦郵薛君國奇寔佐其行政修德洽亭
民化之夏四月道經寶陀羅山作禮大士于潮音洞慈相湧
光金色炳然珠瓔寶珞之莊嚴天香霞氣之紛郁一衆仰觀
莫不嘆異咸以為誠心所格然也既而薛君國奇會子四明

親道其事屬余序之昔孔子稱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自信不化自行不治不亂蕩乎民無能名焉此載諸傳記不可誣者今信夫為先聖裔孫能於公政之暇澠渤澗登嶢岩訪釋梵之區以觀吾西方清淨之化則其不忘聖訓有自來矣大士憫其誠而現相涌光則將以啓夫漕使之願緣而為法之弘護也然則應現之祥豈偶然哉且余聞史魏公浩初攝昌國監嘗謁大士睹金色身相之異及記長身僧之言後果位登師相大施惠利物民今信夫遭際

聖明致身通顯亦復瞻覲大士光相如此固知台輔之徵符於今日苟能以大士利生極物之心為心則茂績懿政吾恐魏公有不得專美於前也信夫勉乎哉王君薛君俱以才幹佐公是行抑豈無助贊之益歟余曰薛君之請故得序其梗槩以慶夫諸君希有之遇且以補寶陀故實云

贈杜知縣序

縣令之任其來尚矣自周官縣正之制廼掌四百里而政令賞罰由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故縣大而郡小然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者蓋晉楚魯衛之所繇稱也至於戰國又郡大而縣小秦漢因之凡縣萬戶以上為令而秋冬集課上計所屬郡國以為殿最也故卓茂由密而昇太傅周榮自郾而擢尚書魯恭起中牟而官至司徒皆第其功績而褒美之也晉宋以來有治能者則亦報以大郡而加進賢之冠焉至北齊後魏用人始濫而士流耻居之逮隋唐而法制寔密乃復考驗其閑劇衝要之處及戶口多寡資地美惡以為等差降及趙宋尤慎其選而更署名曰知縣名雖小異其於古職則一也入

國朝廼如宋制首定州縣之長特加殊禮焉良以生民休戚

所繫不可以不重其選於是濟南杜侯爰膺

聖天子維新之命來長定海而其地多斥鹵土瘠民貧素號難治非才通識敏之士或不足以有為也今年春摠持住山大用機師謁余而告曰自杜侯之宰吾邑也平徵科理獄訟不苛不撓民甚便之雖吾林下士大率皆能安於禪誦殆不知徭役之軫轆也非侯之為政平允能若是耶今侯有遠適吾黨之士願得師一言以為侯贈嗟夫侯之嘉惠斯民者博矣而其茂績懿政惜吾不能周知而備述焉然吾聞侯之宗人在漢有杜詩者守南陽時人比召信臣乃有召父杜母之頌今侯之知定海恤民宣化果能若詩之為則瀕海之民親愛信慕亦猶父之與母南陽之頌將復播詠於今日矣侯其力行之吾當洗耳以俟

送日本汝霖上人序

天下之善游者於吾徒為特盛涉海踰嶽視險如夷非僕僕以干名也非汲汲以逐利也雲行鳥飛去住無迹寄一錫於萬里之外栖一單於三椽之下身無寒暑之憂心無鄉井之戀危坐終日猶泥像木偶至忘飢渴者惟知進道為急務焉被草衣而榮於錦袍食藜藿而美如玉食在他人厭之我則樂之在他人賤之我則貴之此其所以能拔出乎世間者矣東遊于吳西遊于楚南遊于越北遊于燕雖窮陬遐域莫不皆游探先佛之化區扣碩師之玄論以吾自證之妙而希其一言印可道香果熟群生蒙益斯豈常人之遊可得而蹤跡也哉扶桑沙門汝霖自海外來游中國風飄雲楫不憚潮汐之險其所樂游者雖塚間樹下弗擇焉嘗舉仲銘新公于吳承天親炙久已學之暇間為文辭其清麗縝密得古作者風洪武三年夏仲銘有南京之役汝霖偕來給侍左右無厭色

雖薪水之勞皆躬為之其行義尤可尚矣今年春謂余將遠
遊欲求勝已者以廣所學惜余力不足以振之故以吾徒之
所善游者告焉汝霖往矣腰纏而足畏木食而岩栖遊而後
息息而後安安而後得期必有大過人者異時豎拂猓床激
揚斯道又將與群靈四衆同游乎一真之域矣若乃跣足朝
夕碌碌塵壒使七尺之軀陸沉而無聞傲然而自棄烏得為
善游者哉汝霖清才敏識宜能有以自勵也亦奚俟余言

送柯養德歸天台省親序

子之事親孰不欲盡其孝孝固人子所當為也然有幸不幸
為者三夫樂於治平而能有養者其幸一也身躋祿仕而同
被貴榮老其幸二也守道誠身而顯名于不泯者其幸三也
是三者人所同欲也然或貧賤無家困於衰亂一不幸為祿
厚身榮親弗待養二不幸為學寡生無階或陷非義三不幸為

不幸豈人子之志哉嗚呼生而有知人莫不受其親也蓋有
可必焉者有不可必焉者定省朝夕滌澣盡歡守志弗違學
以成己此事之在人者也或感或否牽制于時心有欲為願
莫能遂此理之在天者也其在人者可以必在天者不可必固
不可以在人者責其在天者焉嗚呼事親而欲全其孝者不
既難矣乎丹丘何養德讀書事親力行所志嘗患貧而首克
奉于甘旨洪武甲寅春東書南游館于金陵倚筆舌為童子
師異得束脩以給朝夕養今獲快志翩然東邁謁余言以申
其情且將以為親歡余弗獲辭故陳其事親之難者告之欲
使其篤於孝行先盡其在人者焉敦古之道行己之志其在
天者不足較也於其還既為序之如此復為詩三章使養德
歸侍親側時出誦之一以娛其親一以為養德自勗焉詩曰
天姥兮青青石泉兮泠泠白雲為谷兮丹霞為城薛荔為

芙蓉屏中有隱人兮翳蘭旌朝泳夕休兮食芝與苓高舉鴻
濛兮世莫可名睠若人兮東還言將息駕兮羽山堂有萱兮
階有蘭親康強兮既適且安羨綠髮兮朱顏酌桂酒兮稱歡
曳綵衣兮爛斑矢昌辰兮歌永年大化兮磅礴無垠品物之
生兮何紛綸圓形兩間兮靈於物兮惟人忠君兮孝親道莫
大乎彝倫時不逢兮或蹇而屯樂吾樂兮將以全吾真

送吳鈞德縣丞復任宿松序

夫州縣之職克專其政者惟守令為獨敏其在佐貳則目為
下僚或行或居故不敢有以自居往往佐是職者庶務之可
否緩急多窺伺在上者之意而俯就焉其俯就為者所存蓋
可知矣然奉法不阿果於自信豈無其人哉守既廉矣斷既
明矣又皆與時不偶恒挫抑於衆咻之間曾不得以自奮斯
亦可慨也矣蓋士君子學成而用世是天所以遺斯民也苟

為民用而不以澤天下之心為心忌才嫉能以騁其私豈盛
德事哉故在上者政雖專矣必惟求諸是焉可也若其非道
佐而居下者可終從之乎是則仕無正佐皆本於治使其政
通人和然後為善舍是烏足尚哉洪武丙辰冬宿松丞吳鈞
德氏秩滿朝 京南來時 廷議方以居官者率三歲一更
殊非古制迺法虞書三考黜陟幽明之意定為常格使內外
遵守之由是鈞德在例中復任以行將就道來徵言為別余
以漫游江海於世無所解頤何以慰鈞德哉然聞鈞德佐宿
松時以平易近民治劇應變智周乎上下可否緩急惟法是
從未嘗俯就其亦善於佐理者矣今奉 聖天子久任之制
宣布新令一洗苟簡滅裂之陋使民服教安業宜必倍有光
於前聞者矣嗟乎珠產於淵玉韞於石豈不深且固矣然一
旦有致之者則顯白於世而為人所寶重鈞德能素位力行

亦何患無知之者它日考功 內廷超級以擢固豈久屈下僚哉鈞德行矣治效之著明頌聲之洋溢余當洗耳以聽

送左子聲護親喪歸廬陵序

廬陵左子聲氏以父雅常甫旅殯金陵之南郭二十年矣未克歸葬于里今年夏扶服而東衝冒寒暑泣拜于殯所將護視以歸士君子咸躋之相率賦詩以贈來徵言序其首簡夫事親盡孝人子所當為也生有以養之死有以葬之祭之是能全其孝矣故凡有知者孰不樂盡其誠然或厄於時變困於貧窮阻於患難身與親違而南北異處雖欲竭力而志莫遂斯亦不幸也矣豈孝子之心哉嗚呼生既有養矣死或不得以守其喪死守其喪矣葬或不得以臨其穴孝子之心有一於此則抱終身之慟焉然則若之何其可哉願為孝之道人事不得以盡者則必其在我何如耳成德保身不危父母

斯其在我者焉其在我者無媿是以為孝矣曾子所謂志養者其不在茲乎前季以來海內幅裂高陵大谷間骷髏填委孝子順孫徒能悵惘於荒烟落日之頃鬼雄號呼莫辯誰氏今子聲當天無事時得護親喪以歸會葬于先隴桂酒蕙肴以時祭奠誠足以慰夫九原之思矣然而彭蠡沃天江漢匯流麗擲鯨吐風濤振駭子聲不遠二千里護視而西得不亦有惕然于中者乎雖然子聲篤倫厚義孝誠之感山君川后宜將有以陰相之也夫何戚焉於其告别序以慰之

桐江鈞雪齋序

富春之山多隱者然自嚴子陵鈞雪澤中著名漢代厥後歷千餘歲江海寥寥未聞有繼其芳躅者豈鈞徒漁子果皆無足稱者歟疑特闔於時所知耳向使子陵不遇於光武吾知老於羊裘無聞而後已高風諒節孰能振耀於永久者哉

是知

持道德以為罕綸懸爵祿而為鈎餌用舍之途固自有異也
然而士君子問學出處安於窮達惟患乎不能以自立不患
其不遇於時苟其時之不遇則吾所自立者曾何有媿作於
天人也哉桐廬徐方舟隱居于桐君山樂道弗仕慷慨有志
節自號滄江散人尤長於詩文著滄江瑤林二集傳于世當
大雪釣澤中其友郭天錫氏嘉其風致作釣雪齋以貽之方
舟歿之十年其季子萬石今為桃源縣丞以公事來京一日
携其圖見示且徵言序之余不習文字其何以為言哉然聞
方舟儒者與子陵同里其所學所守固有慕子陵之高節者
矣豈徒事乎漁釣而已哉嗟夫玄陰沍凍木落沙寒一棹橫
江滄波萬頃天光雪色如在貝宮瓊闕間俯仰嘯歌清聲款
乃殆不知釣之忘魚魚之忘釣也意於斯時雖有天池之鬣
龍門之鱗蓋亦不能動其志矣彼逐利於經畧者烏知方舟

之為樂哉余觀是圖始則不能無感於方舟之不遇終窺其
志則又喜其有卓然自立者焉使得生逢光武之世固將與
子陵同舟並汎於五湖烟水間高世之士殆亦未能親踈之
也余既慕方舟之隱德而又重萬石克承先志故序以附于
齋之左方云

送廣上人序

昔者叢林全盛時柄法諸師皆卓行偉德雖其妙悟淺深有
殊然操履峻潔提倡宏朗足以風厲諸方故叅徒學子歸之
者雲輸川委或朝造門而暮已入室其諮決辯論機鋒交觸
如兩鏡相照舉無遁形是以廣廈長牀多衆千百輕功利於
豪華重死生於呼吸泊然一衲兀若枯株惟以觀心自勵初
未嘗以飲食豐薄而為去留也比自海內幅裂所至大方多
為焦土窮山絕壑間存者無幾然或苟能自立則又例於編

岷殘僧破屋猶逃亡家故中錫所至張然無依有道諸師亦
或寡而莫之聞也豈不重可慨矣乎雖然靈山咲花付囑
有在潛符密證豈無嗣興於昭代者余庶或見之寧不慰所
願焉俊敏之士跋而望之固宜有待於時緣者矣淨慈廣侍
者四明產也蚤叅休菴禪師于宗鏡堂玄微妙詰雋永于禪
悅屢矣今年度夏龍河徂秋東還武林遇余求一言以為策
勵余與休菴有法門同叅之契視廣猶子弗能已於言遂以
古今叢林盛衰之由喻之俾其所以自勵也嗟夫時有通塞
道無古今在柄法者賢否何如耳為吾徒者固不能人人皆
賢使拔一賢者而扶植之雖樗材稗種亦將因之而自化矣
譬夫龍舉一井而雲弥九天虎嘯一谷而風扇萬里類感之
而然也今子方俊年包笠所駐必就有道者而取則焉顯行
密用使無媿於十科僧之列斯亦可為吾法重矣若乃馳騫

外緣陸沉朝夕是果於自棄尚誰尤哉余嘉廣之學嗜好不
淪常流故以是說進之苟不鄙余言而益思奮發則法幢之
高建它日必有其地矣余雖老尚當拭目以俟

南岳福嚴寺題詠詩集序

夫山岳之雄麗必有不世出之材而鎮之故其雲霞水石草
木禽獸亦得託名不朽若增榮耀者往往倚人而重也山川
豈能自鳴其勝哉衡岳司南於江漢間綿亘千里七十二峰
環峙左右浮菑之宮星列雲布而福嚴家居秀絕思大禪師
開基於陳多著靈蹟其後大惠讓公接馬祖于唐宗風盛行
雷動一世至若慈明圓公黃龍南公雪竇顯公皆嘗弘法其
地其所以激揚祖道感通天人而福佑邦家寔足為王化之
一助也雖曰宮室之宏林座之廣成壞相回然所謂常住不
滅者固與三光並耀而未嘗熄此又非世間諸相可得而測

量之也是以嗣興而振其宗者代不乏才人境之勝抑又播
詠於高僧逸士之述作使人讀之若景與事鉅細畢陳有不
待足跡所履而盡得之矣廬陵北山杻公淹貫宗學尤工於
文詞漫游四方駐錫于燕薊者特久以福嚴迺受經之地自
兵草艱棘而弗能歸今老矣慨想勝韻夢寐不忘於是集古
今名賢所題彙類成帙至正間嘗托翰林編脩馬易之鏤板
于鄞既而板廢不存今乃重刻而傳之來徵余叙其後嗟夫天
地間名山勝水著聞於當世者固不可以指屈然曠百千載
登覽而歌詠其美者詎可以數計是知宇宙之無窮來者亦
無盡也來者無盡則觀感之間一歌一詠足以警發於人而
增耀泉石者其叵量哉蓋以言辭雖幻猶足紀載諸事使有
志思道者因言以觀得失奮焉特起以顯于宗固將與靈岳
爭高而並峙者矣然則是集之行寔足權輿斯道要不可視

為綺語而外之也余曰序其顛末而歸之俾後之紹法于茲
山者有以自勗焉

真樞會要序

世有以海岳為大者乎曰非也天地固覆載之矣有以天地
為大者乎曰非也虛空固具含之矣然則孰為大者乎曰惟
心為大蓋心包虛空者也嗚呼心固大矣然非明悟而真造
其妙曷知其為大者哉是故諸佛出世所以證是心也祖師
弘教所以傳是心也至於群生庶類一聞千悟而超凡入聖
者皆由心而致也然則是心玄門清淨深廣虛而靈寂而照
知無不周用無不遍窮三際而莫究其邊廓十方而莫詮其
量統萬化而莫測其神至矣哉是心為大莫有過之者焉昔
永明智覺壽公宿慧超然朗悟是心而弘法於宋嘗會三學
之明宗者考贖經論諸家之說著為宗鏡錄一百卷首以是

心而開顯之誦其言如出一口契其理咸歸一原特目是錄為宗鏡者有深旨矣厥後黃龍晦堂心公復於是錄中撮略其大意集為冥樞會要三卷簡而明精而奧一文一句無不詣實使開卷者如獲寶藏所謂夜光之珠連城之璧隨取隨足而無有乏也傳世已久然自元季以來百無一二見今建寧開元住山一原理師重刊是書而流通之其亦知是心之為大者歟嗚呼森羅萬象至空而極百川衆流至海而極一切聖賢至佛而極十二部經五部毘尼四圍陀論至心而極斯言豈徒發哉故知是錄之在世間猶閻浮提樹作大陰涼其所以覆庇於天人者可勝言耶余老矣嘗觀是書而有得焉故於四方來乞序者不敢以鄙謬辭今於理師之請計凡三序其首矣願余梗學菲言誠不足為是書之重然竊喜永明之道不泯於世又嘉理師能寶是書而為法檀度姑陳臆

論以冠于篇端或可為來學起信決疑之助焉耳

送揚子震知夔州府序

儒者之為政在行其所學焉耳非徒干名苟祿以自快也蓋所學者備齊治平之道幼習壯行務盡其誠是故事君以忠事親以孝愛民以仁皆為政之大者苟盡其誠雖大學之道不越乎是矣廬陵楊子震氏誠齋文節公之裔孫篤行儒者之學為有司所薦引上之春官以明經中選遂擢充常州府同知常為涪河劇郡子震居官廉勤蒞事明敏凡賦稅獄訟之不理者皆能發其餘奸隱禍使其平允無忒以故吏服其公民無以苦不期歲而頌聲洋溢今年秋近臣有以子震治績言于上徵子震入朝於是陬日就道郡之吏民羅拜感泣以送若去父母然噫斯豈可以聲音咲貌而得哉子震既至京乃館于會同入見上親問勞甚至未幾特升知

夔州府子震將行以余有同里之好來徵言為別余告之曰夫能讀萬卷之多不如能行一事之實能却千軍之敵不如能安兆民之心子震儒者慎備所學讀書既踐其實矣治人既遺其安矣覆求諸身可無媿於為政者也以是而措諸事業何往而弗獲所願哉然吾聞夔之為郡荒閑險遠昔遭兵變而民力凋瘵號稱難治今又當雲南大理之會衝征戍往來不無餽運供億之煩或者之論在他人則有窘色而子震無戚容何則視夔之民非有加於常也而常之錢糧徭役復倍於夔百十焉然以治常之劇而治夔子震固優為之矣夫何患焉矧今

聖天子肇開文運網羅俊彥而講明治安厚幣以將之優禮以尊之政宜獻藝自効其可以艱棘為辭余固謂子震是行亦嘉會也使乎禮樂聲教覃被遐陬易偷薄以敦淳庀草巫鬼

以脩人道此誠儒者之能事豈直區區簿書會計為哉嗚呼黃樞青瑣日照天臨考功有能官執筆有良史而子震之諒節懿政必將銘諸太常而勿疑矣然則一歲三遷願豈無所遇乎哉

贈醫士劉士衡序

夫醫科之別內外者蓋以方脉諸瘡之有異也考於周禮腫瘍潰瘍之說則其所辯瘡科之證明矣然諸瘡皆由六脉所致非如他物損傷肢體而為患者世或通謂之外科斯不能無疑焉何則陰陽寒暑一氣也頭目手足一身也至於五臟六腑舉吾一身資以為用者也是故通乎一氣則天地備於我矣究乎一身則邪正得於心矣古之良醫明於切脉識其受病之原在於某經某絡可治則治死生休咎皆能前知此無他明於切脉而得以防其微也惟患非六脉所致者固無得

而咎焉况夫癰疽之毒或以飲食過而內傷或以濕熱積而外感飲食內傷者身之所受也濕熱外感者氣之所攻也身與氣皆六脉之所主若是而指為外者則內科所治果何證乎噫審脉以明其所因調氣以宣其所滯通寒暑之變定虛實之宜疾豈有不可治者亦何固執於內外之別哉雖然醫家之能兼是三者視古亦少况於今乎秦淮趙東山一日謁余曰僕家人疽發背而幾不可治得吳人錙士衡氏與善藥而無所毒僕甚德之願乞師一言為贈士衡之祖父仲勉對父彥敬皆余所交其家世固以瘡科得名而方脉尤所精練今士衡年盛學充能世其業而兼明內外二證以之而成濟生之功者有自來矣由是而益廣所學推其惠利以及人人消患於未萌拯毒於既叢使居者無切身之痛行者無蹙頞之訴人必謂士衡為良醫其有光於先業不亦偉歟然則余

之所論以告者是乎否耶士衡宜審諸

靖江詩集序

古之宗王以詩文著名當代者世不多見歷漢魏晉唐以來間有一二皆遺編斷簡不得集其大全而讀之殆或為詩家精選者刪而略之歟是故往往為作者所深惜也今觀靖江是集竊有感焉靖江乃宗藩之俊敏者聰睿生知肩字清秀望之偉然若神仙中人故其發言為詩長篇巨帙譬貫珠聯音律之和雅辭調之雄麗皆自胸襟流出殊無雕刻之病可謂宗藩一代之詩豪者矣今年秋邂逅中都王以是集囑余序其篇首余詳味數過喜而為之言曰我國家興王之盛肇基淮右三光五嶽之氣弥綸磅礴炳然渾然故其英華出神秀所鍾上際明主之聖親王之賢下至宰臣之後又是皆天之所以培植而為民用者也粵自定鼎以來

聖子神孫龍蟠鳳逸出鎮雄藩者內脩文行外談武略推忠輔
國施德以庇民其克享于太平萬世之業者蓋於此乎見之
矣然而機政之暇不廢吟事或寫情於月夕或賦景於風晨
陶冶性靈而託諸嘯咏是又得其涵養之清和者矣獲讀是
集而兼有斯美其能已於言哉嗟乎詩學之妙與時降升故
詩所以為心聲者也觀於聲之和怨可以知時之治不治矣
讀是集者如遊鈞天洞庭而聽萬舞之奏鏗鏘激烈金春而
玉應之矣茲不為治世之雅音者乎故序而倡之以備觀風
者之所來錄焉

蜀王殿下之國序

洪武十八年乙丑冬 蜀王以
今上皇帝皇子乃命閱武于 中都蓋 中都為 王故里
興龍重地也二十二年己巳春

特遣使召還 王遂趣駕朝 京師以奉

明命誅日駕行臣來復 送江滸及見 王語以之 國有
期囑為之序臣以方外鄙材不習文字願何足以鋪張盛美
然維岷峨之高不辭於九土灑澗之深不拒於細流姑以臣
所知所覩者僭陳梗概而序焉臣竊謂

賢王之實德有七事臣不敢以虛文上瀆 睿聽重請為百官
庶民誦之使知

賢王所以開藩圖治之意固有在焉敬惟 賢王始至中都也
首闢西堂以讀書自娛閱武餘暇日與洪儒碩士探賸經史
商確異同玩味沉潜殆忘寢食斯不為進學脩業之實德者
乎若謂古之為藩者雖兵革之利繭絲之富山川之險皆不
足恃其可恃以久安長治者莫大於忠孝於是竭其事君事
親之誠推己為行以勵風教斯不為保國化民之實德者乎

至於正心行處造次弗違凡動靜語默俯仰折旋必合於禮
斯不為立身政之實德者乎乃若寶訓有堂恪守家學尊
其所尊親其所親咸薦於義斯不為敬天承祖之實德者
乎抑又勸學延師給以廩食教育扈衛百官子弟之俊秀者
俾各有所成立斯不為右文敦武之實德者乎矧復精研內
典妙契自心佛道王道融歸一貫斯不為窮神極化之實德
者乎且其座列四箴而有正心觀道崇本敬賢之目是皆臣
所嘗紀述者而文武之臣亦歌詠而揚厲之矣斯不為
賢王實德七事之彰者乎烏呼是七事者人一能之已足著
名當世况吾賢王而克兼有之矣乎今吾賢王有是學
矣有是德矣而又有其國矣有是學則考傳記之會同辨政
教之得失明禮樂之制識經綸之本有是德則究人道之精
微窮天理之極致推鬼神之用達事物之變操存省察各適

其當固將行其學推其德而為有國之圖功成事濟惠洽人
和上無負

聖天子寄託之重下無負百官庶民倚戴之勤從知蠶叢最氏不
得夸于前矣魚鳧氏不得逞於後矣而吾賢王高風諒節顧
不獨邁於今古者乎然則撫封是行也天祐之人望之
朝廷仰之是宜享太平之福以貽子孫於永世者寔權輿於
七事矣臣安得不為全蜀之民發之乎

送鎬仲京歸吳序

天台氏學者鎬仲京一日別余金陵以歸制為告觀其識通
才敏抱蘊異常流而能精究止觀之說問其所從則曰嘗參
具菴法師辦事于演福比開法安吉之天寧則以辦香為竺
隱法師之嗣予與竺隱具菴相知家久洪武初又同以高僧
詔留南京期年雋永法咏者屢矣今於仲京之歸不能無感

馬夫禪與教皆所以明一佛之道也教者宣佛之言禪者傳佛之心言不文則不足以顯教心不悟則不足以行禪猶手足之附體缺一其可哉世降以來崇教者或毀禪宗禪者或斥教大浮圖不能正其是非又或從而倡之立溝塹於一堂之上操戈盾於同室之間勝訕蜩蝮興倫於市閭有識未嘗不為之太息也竊嘗觀其大槩教者謂禪不立文字而幾於誕禪者謂教專事語言而幾於泥二者皆非所謂通論也經云若人聞說大涅槃一字一句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聞相不作說相法華亦云離文字相離言說相豈非不立文字之意乎宗鏡云西域傳心多兼經論又云執則字字瘡疣通則文文妙藥禪亦何嘗外於語言哉審如是禪之與教寔無二塗特以私其宗者不能融會大同而自墮歧歧之見耳且諸佛諸祖以善巧方便弘法利生回其根有淺深故其說有不

同或立無以破其有或假悟以祛其迷或示默以遺其言或談通以蕩其執此皆應機而作權立遮表之詮以顯其旨法道寧有多歧哉所以善為教者深達至理不執方便為真實是以文字性離而能獲大總持者也方今宗法陵夷妙音不振教庠所瞻仰者竺隱具菴二師而已其道德之光詞辯之宏謀為僧中義席仲京早入其室徵玄詰妙所得甚充今而東歸開蒼蘆之室踞師子之林轉法輪於大千悟經王於一唱其所以誘迪四眾而酬德於二師者庸有涯哉故於仲京之行抒余臆說以勉夫禪教之學者并以質諸竺隱具菴焉

送日本宣大義遊江西序

日本居大海東俗習多取法於中國其崇敬佛乘尤為隆焉故金剎之雄峙寶輪之輝煥棋布於國都凡禪林儀軌並依大智祖規其剎寺置額亦以五山十剎而甲乙之大抵皆南

宋舊制巴僧之宗禪者咸慕中華師法之盛故自唐至宋航海南來寔以參究爲己任非徒事乎游覽也或什或伍時一至焉瓶錫所向衢路聚觀皆作僧中希有之逢也今我皇朝疆域混同威加四海遐陬殊邑重譯來朝日本雖阻絕東維然不以鯨濤數萬里之險遠歲貢方物至載至三而其僧之嚮化重道者錫飛杯渡亦繩繩而來多至數百自唐及宋未有若今日之盛蓋

聖德熙洽寔足以懷柔之而然也有大義宣上人者受經於國之建長寺言溫而氣和學通而行敏謙遜端謹篤尚宗乘遠從余遊志不少懈間嘗叩其所存誠能以古道自勵已學之暇發爲詩辭亦多清麗可采余甚嘉其志而進今年春浩然欲爲衡廬之游乞一言以自警維古昔法道之盛莫逾於江西若馬祖百丈之顯于唐慈明揚岐之著于宋其闡法弘宗

雷動海涌至今學者仰其聲光莫不奮激而興起焉然雖運之有通塞梵刹之有隆替曾不足貽祖道之累也上人此行讀斷碑於荒區禮壞幢於焦土鯨瘠魚竄雲木慘悽寧不有動於觀感者乎然而江風山月同顯法身兜窟孤丘皆爲化境一俯仰間則諸祖之靈光妙音固無時而不在也吾知上人宴息于茲豈亦無所自得哉它日東還幸一相顧苟有符所證者夜爐芋火尚當與共揚摧焉

具慶堂序

禮部尚書惟中張侯一日致書謂予曰僕世居毗陵之錫山幼與弟所安頗知讀書朝夕奉二親爲杰謹循澗之養雖豐儉隨時然安樂和易終始弗渝歲更丙午之變二親益無恙邑守海陵李政卿氏喜而爲大書二字扁親所居之堂曰具慶入國朝洪武之己酉不幸二親相繼以歿而僕乃被薦

者言歷仕于朝守先人之廬墓惟吾弟耳願嚮所謂具慶堂者僕不能一日居然亦未嘗頃刻忘吾弟歲時薦享于是聚食于是封植祓除寔有賴焉且僕在朝七年弟往來候問無虛歲至則或旬月而別彼此戀戀弗能舍去今年秋涉暑重来惜其當還無以寓僕友悌之情因請善書者篆具慶堂字遺之一以示區區不忘先志一以識吾弟能守先業而弗曠也僕以匪材叨膺

聖天子寵任夙夜奉公惟勤恒懼弗稱上不敢有以負於

君下不敢有以違於親今因弟所安南還敢摠鄙懷為告馬師一言以勗其行余不識所安然重以俠之請不能無言嗚呼父母至親也兄弟至好也薦於親而能盡其孝敦於好而能盡其義使一堂之上藹然有愉色一家之內翕然無間言行於已而施及於人願不為具慶之善者乎蓋嘗論之親之

於子未嘗不異其賢而有以自立而子之於親亦豈不欲光大其業以行乎志哉特世之能符所願者幾何人歟今俠之與弟事其親也生有以養死有以葬可謂無媿矣及俠筮仕朝而弟能守其業于家墳墓時省焉祭祀時脩焉而又不倦川陸之遠歲歲而問安孝親敬兄之道其亦至矣夫雖然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此誠為具慶者既歿而子孫顯榮家聲益大珪組粲粲賁于幽局又豈不為嗣世之具慶者哉余故於所安之行輒陳具慶之美喻之且以復侯之請使益擴充孝友之道以敦勵澆俗則知慶澤流行不獨施於張氏而已也所安其勉諸

送姚雲峰煉師歸淞江序

有為老子之學者姚雲峯氏謁余而請曰僕天台人也洪武初嘗主淞江明素道院服勤規訓罔敢淪墜乙卯秋有

旨選諸郡釋老之徒通文儒者試于禮部第其詞章高下而
進用之僕以有司催迫上道至于南京旅食者二載比蒙
聖恩賜歸林下俾遂初志僕託契于師敢請一言以別余聞
天台之山多神仙所居赤霞為城白雲為谷瓊臺雙闕高壓
曾漢靈藥異花蕊舊芬郁而又榮光休氣煥發四時山川之
秀甲於他郡故民生其間皆俊拔清孤之士不逃於空無則
尚於儒雅褒衣峨冠咏唾珠玉操越音而長吟遡清風而獨
往凡吳會之區琳宮寶坊無不振策而息鞅焉余往來兩浙
三十餘季獲交方內外者率多佳士今雲峰闡法吳淞既為
郡所推薦其操履學問必有異於尋常者矣又奚藉余言以
為重輕哉雖然老子所謂常無常有之旨上德上義之辯雲
峰尤宜研覈以擴充所蘊鍊神朝夕期必有以助宣無為之
化者焉然則超鴻濛而游廣漠百舍之途安知不自茲始因

其請別故序以為告仍賦洞虛詞一章以遺之雲峰東歸富
山空月涼之時汎舟太湖衣鶴氅按鸞簫尋腔度定使浮丘
海上有聞亦或與群仙擊節而共賞也詞曰 空洞兮虛玄
邈無垠兮八埏握帝樞以密運兮乘一氣而周旋觀物化之
芸芸兮何倏變而忽遷高舉鴻蒙而獨往兮遺埃壒之喧闐
風旌靡靡兮雲駟翩翩暮息昆侖之丘兮朝濯扶桑之淵玄
露珠粲兮絳霞綺鮮奏八琅之樂兮歌九華之篇冲默無為
兮恒逍遙以忘年

梅莊詩序

會稽王仲彰隱居諸暨之石碓山構屋數楹環植以梅題之
曰莊日盤桓其間若將終身焉今年春來游 京師且求能
言者賦之復徵余為序余語之曰莊者田農之舍所以儲五
穀也民生日用以食為天不可朝夕絕今夫子以楛為莊非

民所急不幾於迂誕矣乎仲彰曰噫吾居吾里數世矣里有
為子孫計者嘗以萬金之產誇于人今日嘖嘖而喜曰東隣
一莊屬我矣明日又嘖嘖而喜曰西隣一莊亦屬我矣寸累
銖積自謂可世守勿墜然不旋踵而致傾覆視向之產則復
已入南隣之籍矣蓋昔之富而今貧今之貧而徙無常業者
殆不可以指屈吾之莊幸以梅獨存雖無庾粟之富庖羔之
樂而老稚賴以自安叫囂隳突之吏不聞於戶庭寧不為有
生一快哉矧梅之為物卉木中至清者也方當嚴冬沍寒萬
木僵立冰厓欲枯繁花獨放林谷爛然瓊瑤一色吾於斯時
瘦筇短屐或嘯而遊或詠而休仰觀皓月俯挹清流飡香弄
影于碧霞之丘又何必訪吳之孤山越之羅浮也歟余聞其
說知仲彰為達生者矣蓋世之人以有身為患鮮不欲厚其
養今仲彰虛心塵表不為物役豈不尤賢已哉雖然若李贄

皇之平泉王摩詰之輞川襄晉公之午橋皆自顯而後有其
樂今仲彰植梅為莊采花食實固以為美然當文運熙洽明
良登進之時調羹而致用宜必有以自奮豈終為學圃之叟
哉嗚呼砥節礪行以傲歲寒仲彰其自茲始凌乎

送滁州同知王公達序

仕之為政可以作新一郡而風厲天下者唯其人賢否何如
耳官之正佐非所較也牧守雖長矣權不可專而肆佐貳雖
次矣政不可怠而共合坐聯署盡心乃職相恤相救使事無
偏蔽之患然後得為理也悖是必墮吏奸而民則病矣是故
居上者恒禮於下居下者必承于上上下下孚洽治其有不成
也哉洪武丁巳春三月滁州守周伯器氏以書拉余曰吾州
倅王公達敏才通識士也始由人材召試天官授瀏陽州同
知考滿仍其為同知調之永新永新為吉安劇邑公達已優

為之矣今與余官同僚交同志一州之事滯者踈之蠹者剔之叢挫者分理之好惡出於至誠是非決於至公予不敢蔽其賢也四月秩滿將考績于京師敢請贈言於子以致同寅之好余不識公達然聞伯器之言而躉其為人嗟夫士常頡頏於時者以其才智相埒平居許與無利害之相猜無形勢之相軋孰不于于以樂熙熙以和稍涉柄用則利害興焉一堂之上溝塹角立求其始終一道而無睚眦之嫌者蓋鮮矣今伯器以牧守而能禮於下公達以佐貳而克承于上政通事集吏民以勸豈不益賢乎哉公達茲以月日代伯器尤眷眷不忘以頌其德固公達才識有以致之然非伯器之明殆不足以知公達也公達往矣垂雲之翼奮于九霄亦惟其時也哉紫閣黃扉多士林立耳聞於嘉聲目睹於偉績一歲三遷豈無知公達者公達其有遇矣乎

趙貴伯知事省親序

事親盡孝人情所同也惟其養之弗同者有貴焉有富焉有貧焉有貴者以祿富者以安貧者以樂此養親之善者也養雖不同而均以為孝苟富矣滫瀡之奉何求而不獲哉然富必多事多事則身危身危則必辱其親身危親辱其得謂之孝矣乎蓋富而致養者莫善於能安貧者固所弗及而菽水盡歡亦聖人之所與也夫以貴而有養者尤為人子之至幸歟象簡魚軒所以榮其生也五鼎千碩所以豐其養也生既榮矣養既豐矣父母之心寧有不樂者哉雖然士君子窮而守道達而致祿皆事親所當然也非道不足以為親重非祿不足以為親榮此古人以志養者政欲存其道耳豈規規於口體之奉哉天台趙貴伯儒士之俊敏者始由部曹起家擢叙州知事叙隸巴蜀水陸萬餘里以父母遠處涪河不得朝夕

養每一東嚮輒哽咽不能自己今年春計事來京師得請于
朝給假歸省將戒途謁余言為贈夫貴伯仕而榮親者也仕
而致養以祿斯足以慰其親矣矧乃贊畫劇郡潔已奉公不
危父母是又能致其安也安則斯可樂矣樂其所可樂安其
所可安事親之道烏得不為美乎貴伯有是二者固雖曠違
溫清而父母之心不以為曠也丹丘赤城雲錦千疊長松大
石間故廬在焉搗項厖眉而親尚無恙躍然趨拜膝下囊金
匱帛陳于几格奉觴而進曰是皆君上所賜也謹以為壽
斯時里族聚觀歡洽一堂之上人必謂趙氏有子矣父母之
心其有不樂者哉貴伯往矣予忘其謏陋序之如此歸而諭
諸而親其是與否它日南來尚幸有以語我

金剛經序

夫金剛般若以喻法為名也蓋金含三義曰堅曰利曰明堅

者能破一切煩惱利者能斷一切疑執明者能除一切癡暗
原其本始無非開顯般若之真智者歟然金剛是喻般若
法良以衆生愚迷煩惱熾盛焚爍不停智種靈芽日就焦敗
是以流轉諸趣固有出期故我世尊大慈憫念末世方便演
說欲令衆生復其性妙而直趣般若其大功大德沾被塵劫
豈算數譬喻所能窮哉自惟此經流入東土翻譯箋釋者殆
八百餘家若元魏之菩提流支陳之真諦隋之笈多唐之玄
奘義淨所譯文句增損各有小異獨姚秦羅什所譯詳略適
中取為人所信受而諸師之箋釋者則有無著天親之論智
者淨覺之疏月師之會解咸師之辯惑乃若曹溪德山亦互
有發明然其契理忘言又非義學者可同語也蔣山藏主泉
師今以此經板行四方頃來徵言為序余嘉其志進之曰如
來廣長舌相遍覆大千草木叢林熾然常說無一物不具金

劉智無一塵不樹金剛幢妙光圓音靡間今昔如是觀察如是究竟則一境一機無非開示一語一默無非誦持何執於四句偈而為宣說者哉泉師以余言為然遂請書以冠經首云

寶藏論序

夫寶者貴重之名而藏者含攝之義也蓋諸佛眾生同一實性體詠萬善用應群機淨妙圓明靡不周遍斯非所謂寶藏者乎然而根塵縑翳蘊識包護裸露貧寒而困厄諸趣者迷此寶藏者也若迺三車絕喻七聚假名不歷化城廓然開顯光超乎日月數極乎河沙功用施而惠利無窮者悟此寶藏者也蓋迷之與悟寧有他哉是皆係乎一念邪正之殊耳非有上智之士哉其肩鐻而指陳之吾知昧而自棄者多矣僧肇法師當姚秦時從游羅什于姑臧及還關中復與之研究大乘穎悟絕倫詞辯宏博其所著寶藏論卷則皆出入經傳

剖析精詳殆無餘蘊者矣今荆湖容止菴校正鈔梓而印行之欲使寶藏流通博濟貧乏其推心亦仁矣嗟乎寶非不大也藏非不廣也會萬物而莫知其富廓十虛而莫窮其積豈小智小數而能窺測哉是故優婆塞內明智空中繫窮子之衣解輪王之髻返求而後知應念而即獲曾不外是寶藏者矣世間所謂連城之壁夜光之珠昆吾之金越裳之翠豈不為時所珍所愛然以多積厚亡適足戕生媒禍求能出三界超五濁使愚可智使凡可聖振耀永劫而不壞者無越乎此心之寶藏矣余曰止菴徵言序其篇端姑略陳寶藏之義以告焉若夫外施內施而兼盡其益者是知必為如來之使也虛空無盡寶藏無盡苟有能弘是施者將見吾法之興復自茲始矣故僭序以歸之且以識吾之願望焉

宗鏡節要序

古師立言之善莫尊乎道德蓋道德之言十界之所同遵而
三古之所不易也苟立言無合於道為道無補於宗雖文何
益哉智覺禪師壽公夙乘悲願大弘法施當宋建隆初倡道
于杭之靈隱永明二寺衆至千餘人時號慈氏下生嘗謂一
代時教流傳此土不見大全而天台賢首慈恩性相三宗互
相矛盾靡會其極師乃於永明為重閣廣集方等祕經六十
部及天竺震旦聖教文句治世語言三百餘家日與諸宗大
沙門更相詰難剖析異同一以心宗妙旨而折中之搃成百
卷號宗鏡錄天下學者無不傳誦焉前元時閩僧空菴一公
復撮略其語之與者編為三卷曰節要刊行已久校之晦堂
心公所集冥樞會要又加詳焉噫淵乎旨哉所謂道德之言
也究其本原無非以心為宗蓋心者萬法之搃心生則法生
心滅則法滅心悟而成諸佛心迷而作衆生迺若真俗二諦

有為無為事理果因種種差別則皆不離乎此心者矣少林
月潭靜師薦志宗學今以空菴所編三卷鏤板而行之徵余
序以冠其首余觀是錄之所發明至矣盡矣知覺所謂圓證
圓脩者豈欺我哉若夫上智之士得其會通則法法性空心
心體寂如千日並照何俟更言其或初學淺機即假以文字
指歸今見自性性既悟明於本心中無法不了是亦佛祖化
導之真權者也嗟夫少林為天下祖庭一花五葉大地流芳
然則妙契此心語空三藏夫豈無嗣智覺而興起者苟有人
焉吾尚能為執筆序之

維摩經序

如來祕藏微妙甚深離相離名難信難解化通萬類法無不
談非有玄聖啓其關鑰而方便誘迪則衆生何從而悟入哉
夫以維摩一經智為內照權為外用以理行明其本以神變

開其跡非本無以弘慈非跡無以攝化本跡互顯以極其宗
妙絕名言無縛無礙故曰不思議解脫第一義諦者也然而
法身大士居彼妙喜見此忍土示疾以起大悲示俗以顯真
諦嘿而非嘿證而無證其於化導雖殊要其為法則一而已
是以它方此處無非道場異學眾魔皆為給侍迺若毛吞巨
海芥納須彌飛佛土於十方擲大千於界外請飯香積借座
燈王随心轉變大小相入或隱或現或異或同此又不可思
議之妙用也粵自姚秦羅什法師重譯於弘始八年其大弟
子僧肇等從而註釋之文詞宏暢事理朗融枝之支竺別本
詳略得中炳乎如日星之麗天沛乎若江漢之注海真寂上
希有之法所以惠利於三界者庸有既乎今西天善去禪師
統教中華為法檀度嘗謂此經功德廣大難思曰以 本正
文乃令善男子劉福德施金鏤板而印行之其同學黃福燈

蔣智暹皆能贊助其成今年冬比丘智光道琦詣余徵言為
序余惟象季之世魔說熾行新學沙門昧正知見尚辭者或
乖其理滯迹者或違其本是皆偏執而不達圓融之旨竊嘗
究觀是經始于淨土終于法供分別眾事隨順諸緣妙應無
方不動本際要皆以實慧合乎真性而能然也自非深入不
二法門者烏可得而測量之耶雖然心無生滅法無去來迷
悟悉空自他俱泯釋迦彌勒勤念念出興妙德淨名塵土普會
然則啓其關鑰而深入祕藏寧有毗耶今昔之異乎余喜禪
師能以願力勸集施緣流通是典使無住本法弘濟將來故
遂僭陳是說以冠經首云

重刊護法論序

儒佛氏之為教皆所以輔世導民觀其權巧設施名雖小異
究其一本之道未始不同也釋迦生西竺孔子稱其為聖人

矣孔子生東土釋迦亦冥贊其聖而並化于周矣稽諸經傳
粲然無疑蓋二聖人之出世更相為治其心同道同誠不誣
也譬諸日月之明運乎晝夜群生庶類靡不蒙昭然或盲而
不睹豈日月之咎哉古人論者多循好惡之私肆其臆見辯
無合於理爭無補於教必欲歧而外之是不知聖道之大同
者也予姑撫其同者而略言之其論形化之初佛則曰無始
曰法身儒則曰無極曰混沌其傳心學之要佛則言中道一
乘儒則曰中庸一貫乃若脩身而成德也佛則開五戒儒則
明五常至於死生之理禍福之原色空存泯道器變通等說
亦皆同出而異名其能擴充而篤行之可以聖賢其人矣後
之從東魯者徒欲矯扶教之虛譽於吾窮神極化之道闢而
非焉至於陽擠而陰助實與而文不與者吁柰何自欺而復
以欺人哉丞相無盡張公宋之通儒也所著護法論一編辭

理明白蓋欲使學者率由正道之歸然好為議者竊怪而疑
焉信道之士則確乎其有取也至正間曰勝住山公菴已師
嘗以此論板行四方歲久而損壞漫滅者多矣其徒秋江照
上人今復命工補其壞而完之并以洛陽白馬寺碑金陵蔣
山廣薦佛會記附剎于後以永流通其繼志為法之心有可
尚矣秋江來徵顯辭以冠篇端予不揆謏陋故以二教聖人
之所同者告之且以勉夫世之慢佛者焉

贈秀北宗游方序

南昌北宗秀師與余同里今年秋會余南京且將覽勝吳越
咨叩耆師碩德以竟乎道乞一言指其要余倦游而忘言久
矣然喜秀師學敏識詣嗜好異常人姑以予舊嘗所歷者喻之
予幼處鄉里每慕天下名山勝水亟思一游而足不能越閩
外唯翹首東南俵俵而已一日有自匡廬來者為言錦疊翠

屏之奇觀寶坊金地之靈蹟余赧然熱于中若有所負於人者明日復有至江左者則盛稱六朝故都之佳麗想象嘯歌迺益為之興起又明日座有吳人越客相與論濤山之雄壯潮海之浩茫則尤夔超乎常所聞矣余時雖心領耳受非不暢達于懷然所未履目所未睹終弗能自解由是買舟東下汎彭蠡之湖憇潯陽之浦攬芙蓉於五峰濯瀑流於玉峽朝涉虎溪暮息天池不決旬而悉窮其勝此廛遊乎百里之一快也既而左挹天門右窺牛渚望虎踞之城登龍蟠之山問竹撫松嘅咏前古此則游乎千里之一快也及其沂震渡澤錢唐上會稽探禹穴駕滄溟之洪濤觀扶桑之出日極遠窮深傲睨塵表此又游乎萬里之一大快也然則始于莽蒼而終造乎廣漠者不既宏且偉歟以今日之所應驗前日之所聞是則霄壤有間矣噫吾徒之為道也亦然三乘非不富也

五教非不詳也六度萬行非不嚴且奧也然不能自證自得徒資乎談者之口是猶想像山水而足目未嘗踐歷也雖冥搜廣究奚益哉今秀師楚產也楚之山水固已習見之矣而尤獵奇于吳討幽于越必欲極夫山海高深而後止亦豈異余前所歷哉返聞而內觀轉境而成智宜將與鷲峯鹿苑之眾逍遙乎楞伽妙高之頂矣雅知秀師是游不為徒往它日東還必有超然自契于心者視余言之非誇也秀其勉乎哉秀其勉乎哉

人天寶鑑序

吾佛聖人之道廣大圓融周遍一切寂滅無相同於虛空而於第一真實了義諦中示現種種無量差別所行之事利益群品普令證入清淨圓明離諸文字而得解脫是故真修之士深達本原直趣覺地初不假於言說然而方便善巧俯為

初機或不得不由垂開示以助發其根性所以三學之徒荷宗弘法者皆有提唱機緣之語是亦先佛深慈不令孤棄之意也今觀人天寶鑑一書其采錄精詳真俗廣備三學之宗互有取焉傳之既久天下蒙法喜之利者不加少矣然自元季兵變以來教燬禪苑多為焦土慨此書之存百無一二天台沙門道昇懼其歲遠湮沒乃施己資贖寫善本鈔梓以廣其傳仍以我朝蔣山廣薦佛會記附刻于後其善世惠教之心可謂至矣一日偕其道兄圓通起予來徵余言為序夫天人一致也古今一道也太虛一鑑也萬象一文也讀聖賢之言而究聖賢之心惟得其心而忘其言為至耳譬猶太虛含攝萬象動靜去來妍媸隱顯舉無遁形然其空體自如未始以之為留碍也後之讀是書者能以是心而觀佛祖之心以是法而求佛祖之法則知天人一致古今一道曾何文字

語言之有間紕余不敏始僭為臆說以教是書立名之義且以祛夫學者紙墨之見也於是乎書

凝翠軒序

洛陽天下之勝處也嵩少環峙高壓雲漢灑澗二水映帶交流中和之氣撲茂之風視他郡為特盛故四方豪俊之士或游焉或息焉往往樂其地厚民淳而無浮靡之俗也至正間上饒倪仲昉氏旅寓河南遂卜居于北邙別麓嘉花美樹之森植紫厓丹谷之綺錯朝嵐夕靄可玩可娛闢軒讀書題曰凝翠蓋以志乎泉石之好尚也今天子御寶曆之初厲精圖治首開奉天之選以網羅俊乂繼乃仲昉以才選授官南京得大丞相忠勤伯篆書凝翠軒三字裝潢成卷鉅公碩儒無不歌咏之累擯連篇金春而玉應之矣今年秋仲昉由工部遷淞省郎中相見武林曰語予以凝翠之勝且徵余言

序之夫士君子幼學而壯行其出其處蓋有其道方其處也非山林不足以遂其高及其出也非廟堂不足以展其用出處之途雖異而其所以為道固無異也仲昉雖身居廟堂而志在山林然以所謂凝翠者常自在之而不忘矣謀能樂其所樂則拳石勺水何適而非凝翠之佳境者哉方今

聖明在上文經武緯之士皆能兢兢竭力以匡濟太平是知春雨陂塘秋風畎麥禾交秀桑榆連陰可跂而待矣然則仲昉於斯時也或登高而嘯或望遠而吟氛沍廓清沃野蕃膴澄黛浮藍一目萬里又豈不為凝翠之奇觀也歟若乃枕流漱石於嵩少灑澗之濱以事乎一丘一壑此逸人韵士忘世者之所為也仲昉既出而嚮用矣固當大其設施而致澤於民宜不以凝翠一軒之適而自侈也他日功成身退拂衣南別尚期與王子晉之流茹青飲綠於朝嵐夕靄間吾知未

為晚也仲昉其懋之哉

蒼山小隱詩序

東甌之山有括蒼焉水石清華丘原夷曠其縉雲鼎湖尤稱秀麗故岩棲谷飲之士莫不潛光匿耀而樂其嘉遯也吾聞邑人何彦中氏世居之畊田讀書以遨以嬉放意雲泉若將遺世者乃以蒼山小隱自號章甫逢掖之儒從而歌詠之復徵余言為序余謂長林大谷盤亘天地間不知其幾千萬里人以眇焉之軀寄傲朝夕曾不啻梯粟之微尔然而憑高睇遠以極其適則神超洪濛而身游廣漠固知六合一瞬千里一息夫豈以山川遐邇為吾心目之留碍哉今彦中之託乎蒼山而隱也如清食淡以為富含醇守樸以為貴洒然脫去物累而獨立塵表則知霞屏風瀨露花烟草流輝凝采於几席間凡可娛目以自適者何嘗有間於動靜哉然則是隱也

願豈無所得於心乎余亦好隱而忘世者它日逝流南沙藤
技芒屨尚須即處士之星而尋問焉寒雲一咲幸無以生客
見待故序以識于篇端

蒋山道林真覺禪師誌公大乘贊序

大乘之法妙絕名言物我一如真俗無二是知三世同說十
界同遵信解圓明決定證入不涉有為而能頓成超劫之功
也蓋以衆生根器不同而致教分多種故如來世尊初說華
嚴以彰其本次說阿含方等般若以逗其機終說法華以顯
其實至於彈偏斥小嘆大褒圓密布權門方便攝化乃有先
後次第之別所以開藏一代時教者也原其本旨體用遍該
了佛即心了心即佛何有文字知見而為詮量哉當蕭梁之
世武帝着於有為執造寺度僧為真修功德是以道林禪師
現菩薩身密為輔道乃作十四科大乘等贊直示第一義諦

使其破妄遣執而起證無為然則慈雲普蔭又豈梁武一己
之利乎南閩比丘道琦履行精白而常存惠濟回手書是贊
刺于鍾山以永其傳真能以道林之心為心者矣嗚呼大法
陵替末學無聞狹根淺智者率淪於俗習雖日用細行猶不
知檢而况所謂大乘者哉余故於琦之請序而重有感於斯焉

送四明王古泉序

士之於學聖賢之事而已矣幼而習之壯而行之蓋士之所
當為克舜禹湯文武之政典謨訓誥之書禮樂仁義之教炳
然如日星鏗然若金石此聖賢之事著見於世者習之於我
行而推及於人士其可不盡心乎雖或窮達之有命用舍之
有時然學而為己者不敢不自強也今夫士以堂堂六尺之
軀褒衣峨冠風神偉然視聽之聰明言論之俊朗豈不挺拔
乎物表者矣苟非積學以充之修德以將之是墮而自棄也

烏有為士而可自棄者焉四明王古泉氏儒士之穎秀者貧而能立恒有志於為學其來京師游從於儒林文苑間親道德之懿觀制作之盛固已擴充其所學矣然復搜幽獵勝登龍蟠之山憇虎踞之城縱覽大江長淮之雄麗而或灑翰烟雲珠聯璧耀上以頌一代興王之大業下以紀山川風物之奇觀抑豈不為儒者之盛事乎矧古泉今出而仕矣幼習壯行適際其時言所當言為所當為以盡乎致君澤民之道異時勒勳太常雅稱循吏願不有裨於政教者歟古泉能益思自奮以成德人必謂古泉善學于聖賢者矣茂才異行宜有良史筆為之傳錄余於此時又當為古泉賀古泉其勉之無怠焉

雪嶠詩序

南越李宗遠氏別號松泉嘗宦游

京師得太史宋公景瀛

為之詩給事王公奏舉為之記及諸搢紳先生題詠成帙復謁狀元吳君伯宗序之卷留寓館一夕為延燎所焚今不存矣曰更號曰雪嶠乃徵余文以申其義夫清而潔者為雪高而銳者為嶠士君子立身行志常有取於斯二者焉蓋清而潔則身必以之而立也高而銳則志必以之而行也身有以立志有以行固君子之能事亦何規於雪嶠為哉然而古者士無貴賤莫不有名與字為號呼蓋將配德以自勗也今宗遠以雪嶠為美稱意豈無所寓乎且吾聞南越之地多瘴而少雪非若昆侖之丘峩眉之麓積千年而常凝也故南越人多苦厲毒至隆冬時每候雪以甦之為甚喜宗遠產是邦不為風土所移身清而能潔志高而能銳雅以雪嶠自居其孰曰不然吾意清冰寒露固當爭輝競爽于几席間矣然則宗遠所存諸已者既充推及於人者願豈少耶嗟乎有生之衆

靡不困於形役僕僕車輪馬足間汗決背而塵眯目輟輶紛
糾宜何時而休息焉一俯仰間豁有睹於雪嶠之高潔則神
氣虛朗泰宇澄澈洒然如昆侖峩眉之區八紘洞照銀色千
里豈不為之一大快乎是知雪之與嶠人將望之而塵慮消
矣况宗遠素履而不渝者哉它日南歸問梅於羅浮之山繁
花萬樹皓月千林於斯時也色香無著心境超然又豈不為
雪之清賞者乎彼汨於卑濁而自隘者聞宗遠之風必將有
以興起焉者矣宗遠勉乎哉

送高道傅同虛還龍山序

皇帝即位之十三年冬禮部特奏侍祠高道傅同虛以年老
乞歸龍虎山 上可其奏同虛既日將行來徵言為別先是
同虛於洪武壬子之歲偕正一嗣教冲虛真人朝
京師明年真人還山 上命同虛留朝天宮自是國家雨暘

祈禱得專祠事繇壬子至庚申居凡九年今得請而歸也

天子嘉之朝士榮之歌詩之贈金玉相宣吁其盛矣乎古者高
人達士進退出處係其道而不係其身同虛以敏才玄學遭
逢 聖明侍祠于朝能以清淨之化輔贊 天子此非係其

身乃係其道也係其道則進退出處宜有常矣且吾聞神仙
之人以谷神不死為長生以玄牝之門為安宅乘氣化而游
於無窮天地一瞬也古今一息也亦何寓而不得其所哉是
則進而廟堂退而山林與道固無間矣矧同虛學老氏者而
又知止知足之訓素能安之矣今辭老而歸其知進退之常
道也歟吾意白雲青霞洞天寥廓山中之人豈無與同虛相
忘於淡泊者幸一遇焉當與揚摧之若夫鍊形金石騰身水
火以丹壺日月而玩世遺俗者則吾不能知也同虛必有自
擇焉

翻譯名義序

五方言音有萬不同然非精通字母之學者莫能辯也蓋形生於字道貫於文非字無以該語言非文無以融事理是知華嚴字母法門初阿後茶而中連四十者寔一切言音之根本也且西域聲學之妙中國罕及故其七例八轉八音三合之法含括無盡凡有其音者皆有其字是以鳥獸之言金石之聲悉能別之中國雖以七音為主然有音無字者甚多大率取字之形者為不足取其音者為最備蓋中國之字傳之以手視之以目者形也西域之字授之以口聽之以耳者聲也聲則無不通矣所以先儒獨謂聲音之學出自佛界耳聞妙悟多由於音其有以哉然吾佛聖人之書肇自漢永平間始入華夏而印土大僧摩騰首譯四十二章經是已其後綿歷六朝迄于唐宋二千餘載修多羅教充積三藏其始傳而

至也皆梵天字語不以華言變易而詮釋之則其妙道至理安所寄哉由是歷代以來翻梵則有統法之師譯華則有潤文之使聲入而心通理圓而詞妙誠為世出世間之盛典也今觀姑蘇法雲大師所編翻譯名義者摠為七卷分為六十四篇先之以十號三乘次之以五部八聚終之以四食二諦旁及子史百家之說雅有合於真教者莫不引類而互見之依經以撮其要據語以校其訛正其訛而翻譯明提其要而名義顯成自宋紹興癸亥傳于今洪武丙寅垂三百年矣其惠利于人人者可勝計耶而我

蜀王殿下不忘靈山宿記乘願利生一覽是書深有契於心者於是謄寫鏤板以廣其傳弘濟之仁可謂至矣且囑臣來復序其首臣聞四洲雖大一王所化也萬法雖廣一心所詮也然化被四洲者莫踰於王道詮顯萬法者莫尊乎心教究

而明之會而通之則無說之說皆妙譯也無文之文皆秘義也然則是書之傳豈特有裨於心教固將與王道並化於同文之代而施澤於無窮者矣臣安得不倡其說以慶天嘉會云

樂邦文類序

樂邦文類者宋慶元間四明沙門宗曉所編也傳采於佛經祖論之廣略旁搜於儒典道籍之異同至于銘記詩頌等篇合為五卷凡有歸志于樂邦者無不備載焉吁其盛矣哉然歷考其大要無非開顯念佛三昧而勸修夫淨土者也今我蜀王殿下以生知之資受讀斯而深悟玄旨若於彌陀安養宿有緣契且囑臣來復序其說而傳諸是又能以無緣大慈閔念群有使其趣真舍妄而同躋乎樂土者也臣敢不僭陳梗概而助揚之欤嗚呼心佛身土同體而不異者也然如來以善巧權用方便度生故不能無即理即事之談天圓機上士

深悟一真則於理事二門存泯無礙即知三身妙相不離本性四土淨境頓現自心是以念即無念無念即念生即無生無生即生者矣若其初心求法之輩以事奪理寧無法報應化之別淨穢苦樂取舍之殊哉世有謂見性悟道便超生死其於念佛感現之說而有疑焉者竊嘗以宗鏡機應之旨示之疑者不釋而復引會宗之喻曉之其喻如水火二鏡對月則水生對日則火出蓋由鏡體具水火性假以三種和合而水火因得成就焉此喻一切衆生心本佛體三十二相八十隨好皆悉圓具不可思議若信念堅固感應道交而化佛舒光攝取往生無疑矣是必資信念之力相須而能感現者亦猶鏡得日月之光而後水火出生焉耳何況念佛往生之道經有明文皆佛所說佛豈誑語耶是知金臺珠閣寶網瑤池樹列七重蓮開四色水龕風鐸演暢妙乘聞者起信見者證

真隨願得生永不退轉斯不為化土之嚴淨而殊勝者乎且其紺髮旋螺目澄大海玉毫金色徧照大千稱名罪滅注念即見斯不為化佛之慈閔而善應者乎是則心佛身土垢淨由人固不可以蘆妙而別生異相也嗟乎品物之衆充塞兩間袞袞塵波無時暫息死生大事可不慟哉矧乃一期報盡即隔異生六趣幽陰栖神何託有能於斯而究竟解脫者舍佛道奚所據哉是知折為穢土攝為淨邦有不可得而偏舉矣古師所謂釋迦現有量而取穢土彌陀現無量而取淨土此則折之彼則攝之使其復本而達性斯言豈徒發哉今觀是書之作歷三朝于茲而中更世變者屢矣其幸而得不毀棄豈非神龍護相肩待於今王之所以弘贊者乎故為序之以徵夫時緣之不得然也世之傳誦而脩證者其亦可慶也夫其亦可感也夫

翰林李杜荆詩集序

詩本乎性情而議論末也蓋詩於天地間其聲與氣往往有關乎世運之盛衰治道之通塞恒由得乎性情之正渾然天成殆非執筆忖度模倣而為之也故其哀樂怨刺言出乎口聲入乎耳使讀之者感勵奮發沛然不能自己此無他聲與氣有以動之也古之作者豈獨騷人才子為然下至小夫賤隸出妻怨女皆能賦之觀其詞達情暢初何較格律之工拙為哉粵自刪後歷于漢魏六朝始或以詞調相高乃若蘇李嵇阮之古澹曹劉之豪逸陰何之綺麗謝鮑之清婉徐陵庾信之華藻亦皆自成一體獨陶淵明尤為卓拔千載之下可以想見其風節故學者師宗之而源源不絕也至唐數大家則又李白杜甫王維岑參諸子超然特起使大雅之音鏗錡復振有非宋儒所能企及蓋宋之作者如王安石歐陽脩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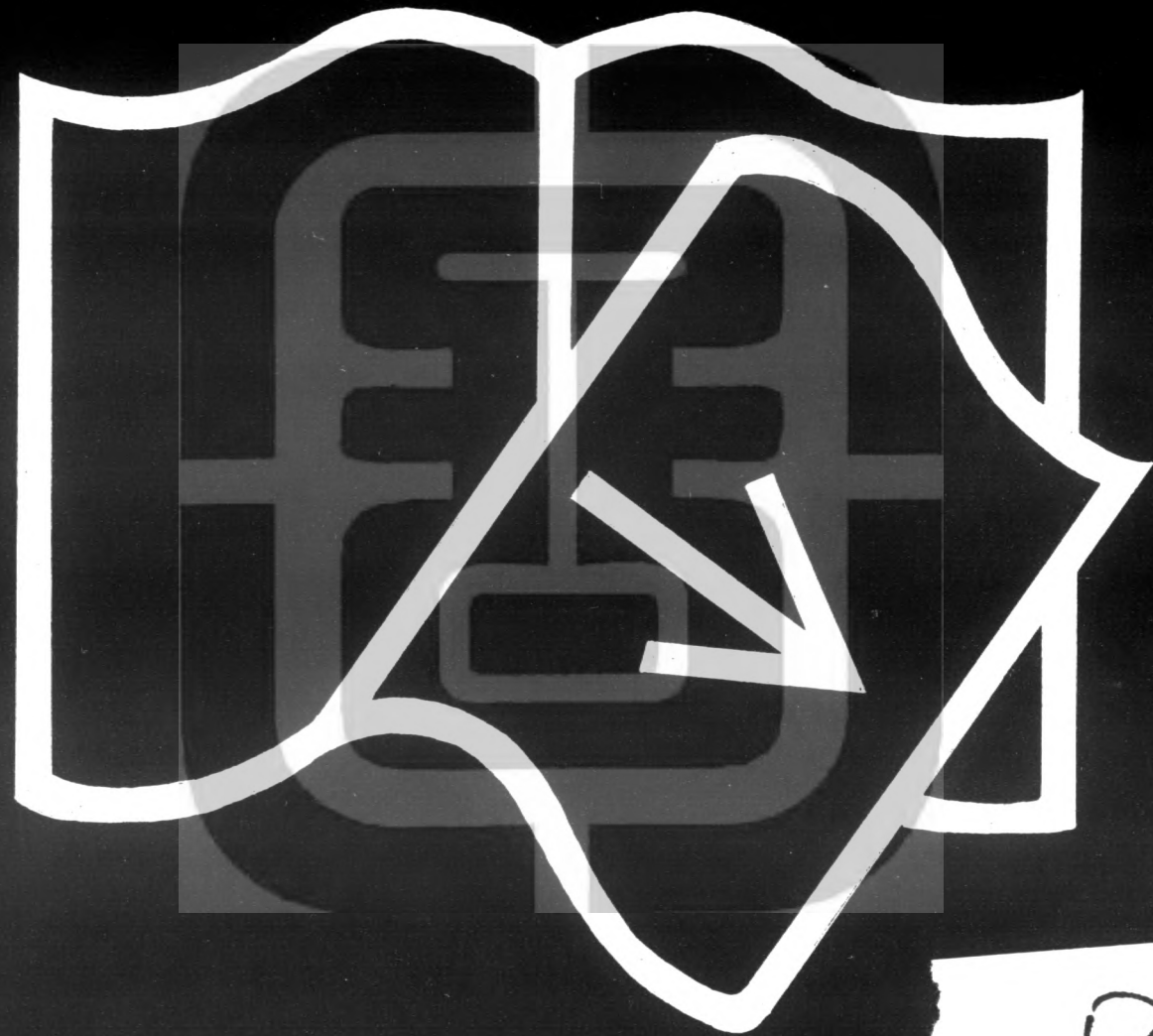
軾黃庭堅輩非不俊邁豪宕特以議論勝耳下逮於元雖華夷混居而人材疊出詩學之盛多尚晉唐考於當時風雅詩統諸編可見矣今我

皇明既一區宇文運維新而海內作者班班鱗集以鳴乎雍熙之治若不可以指屈沂而上之視古不多讓也余來鳳陽始得翰林荆李公之詩而讀之其氣淳而正其聲和以平其詞雅而奧其趣深以遠澹乎玄酒之至味也邈乎黃鍾之大音也飄飄乎孤鶻之屬于風也汎汎乎閑漚之忘于海也溫柔敦厚寔皆本乎性情而不事雕繪斯豈月鍛季煉者可同語哉嗟夫光嶽之靈儲產英傑以作興斯文一代不數人耳今荆方嚮用明廷而升階史職其進未可量也逸居善教是當嘗卷學海之波瀾專詞壇之風月歌頌聖德以黼黻治平固所宜為也若夫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

以為斗升計者在荆荆無與焉

學海觀瀾亭詩序

蜀府紀善山西張安伯氏築亭漳河之左讀書樂道燕處其中顏曰學海觀瀾蓋有取于孟軻氏之說也縉紳士咸賦詠之安伯會余中都徵言叙其首簡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海四河入焉而百川歸之其瀾濤之橫流迅激汪洋漫沃日蹴天游者寔為偉觀也俯仰六合夫豈有過之者哉然君子之於學假海為喻者亦猶是乎古者三皇五帝之道著之於經載之於傳精研極討愈深而愈廣曾何有窮哉下及諸子百家之編鈎玄纂要其見於箴訓銘記等篇之富汗牛充棟雖石渠天祿殆不足以盡其藏辟之於海亦宜矣乎然其議論之縱橫文辭之雄逸析理之明紀事之博頓挫抑揚開合變化燁乎其有光浩乎其無涯又若海之噴薄而所以為瀾也



原件短缺

P133

故善於觀海者必觀其瀾善於學聖賢者必學其道此君子所以浚其原而導其歸也今安伯讀書為文一法於古融聖學之淵懿考賢傳之異同披竒如葩發揮蘊奧演正派而決支流會其常而變通之是猶觀瀾於海也昔賢所謂心醉六經目營四海安伯寧不有契於此乎雖然學猶海也心亦海也有學海之瀾焉有心海之瀾焉學海之瀾形於文字心海之瀾汨於嗜欲形於文字者易見而汨於嗜欲者巨測焉噫世之觀學海者固已少矣其能觀於心海者幾何人歟今安伯觀學海而達心海之妙雖其瀾之有時洶湧蕩瀟震目駭神而此真源澄湛渾然凝然固常定而不撓抑何有於瀾哉安伯敏於聞道尤能兼是二者而觀之是將納渤澥於涓滴不難矣然則疏之而為道脉用之而為化源施之而為利澤泳之而為聖涯回其既倒而會通于洙泗者寧不在茲乎是

而大雅之音播于金石然當盛年力學有志為藩而鳴乎治道者可以觀於是集矣

蜀府王長史蒙

賜詩倡和序

今上皇帝御寶位之十八年謂洪武乙丑有

旨 蜀王閱武于中都時長史山西王仲禮寔扈從偕來仲

禮端謹老成薦於輔贊特為王所知重越三年丁卯

王以仲禮耆年宿德甚優待之乃用唐人白髮詩韵五言選體一首以賜焉仲禮感荷欣戴朝夕不忘一時寓公聞人之在淮右者賡和成帙皆金春而玉應之矣於是託其僚屬紀善張安伯典寶和景曾謁余序之竊謂君臣相遇以道合朋友相交以義合道義之所存天倫之所繫也其所以建立治本扶植斯文豈偶然者哉今

賢王以禮待士形諸詩詠而褒美弗置為臣子者敢不佩服

所賜而益思所以自勗歟觀其首章有云我初駐鳳陽尊賢
尚清白此足以見王之知人而善於簡拔也末章則云將
見巴蜀氓千古慕遺澤此又見王之仁愛而惠民於無窮
也已猗歟休哉善乎王者之言乎天葩雲藻輝耀曾漢仲
禮果何脩而致此乎然不謂希世之遇不可也嗟夫蒙
賜章之榮予以協明良遭逢之盛緝和章之富予以知交游
規勉之深是故君臣之道朋友之義上關於治政下切於風
教槩於此乎見之矣然則仲禮其尚有以副
王之遇待而慰朋游之願望則其懿學嘉政宜必卓有樹立於
它日矣夫故為序其說以俟

永嘉集序

永嘉真覺大師肇迹於開元天寶間淹貫經論慧朗絕人尤
於止觀之說妙得其傳真法中龍象者也雅與左溪朗公東

陽榮公為友左溪嘗貽書招覺山居覺復書有喧不在屢窳
不在山之語其後遂結東陽榮公同禮六祖于曹溪發明無
生之旨同留一宿時謂一宿覺以是名稱普聞震耀吳越其
所著永嘉集事理談博文義炳然讀之者頓釋疑情悟之者
深明本性夫豈無益於季世者乎慶州刺史魏靖序而傳之
久矣然以多歷年所舊板漫滅文句訛舛不便觀覽今丹丘
沙門法喜募緣重新鏤刻之其惠迪學者之心亦仁矣哉今
年春喜師遠來中都謁余言以弁其首夫達磨西來不立
文字唯以一言直指傳心初無別法後之論者但知三乘十
二分教以及詮述章句為文字而不知所謂山河大地日月
星辰風雨霜露萬象森羅凡可以聲求色見者皆文字也是
蓋塵說利說熾然常說周遍一切今古無間其果有文字相
耶其果無文字相耶苟能會通而達其要者一念心空萬行

圓具有相無相取舍兩忘則於性妙之本斯為得矣曾何文字語言可為留碍也哉今觀是集之傳也謔足裨贊法藏然局其教者不能無同異之辯嗟乎禪是佛心教是佛語同出而異名也教者所以詮此心也禪者所以治此心也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豈有二歧哉真覺始究天台之學而深明止觀及見曹溪乃又妙契無生悟入禪要斯皆所以傳佛心宗也迨是而議者不能無惑焉余嘗讀清穆之序有曰左溪永嘉同道也左溪之言非不知也彼將有激云耳永嘉之言非責也彼將有說云耳可不謂之知言矣乎余晚生末學顧何足以發大師之潛德然閱世多惑而重念宗法湮微無力以振之故撫其心法之大同者直序其集首一以寓余之感一以為匡宗輔教者勸焉

送太史蘇平仲序

夫君臣之相遇固有其道然必俟乎時之會合而後能得君之心得君之心則其道之不行言不信矣今太史蘇平仲氏其來中都首拜

蜀王殿下于西堂館于國學者踰月講道論文殆無虛日寒則賜衣飢則賜食眷顧之厚禮越常情及其別歸金華也則思慕之不置而又賦詩以寄焉稱其文章廊廟風義動簪紳且復有斯文自珎錦里後會之囑其遭逢之盛獎予之榮可謂至幸也已雖平仲道德文學有以致之蓋亦係夫時之會合也歟不然何曠數千百里之睽隔而一旦契於承言之傾倒者哉故凡在中都之聞人寓公莫不敬慕賢王高義一時歌詠之富煥然成軸而命予序其首簡嗟乎臣之遇君為不易而君之知臣為尤難也方今聖明在上海寓混同而親王之作藩于四方者皆雄偉傑特有

學有為圖治保民求賢如不及繇是懷才抱藝者靡不願見而欲効尺寸之能矧吾平仲以宿學老成顯于時而孚于人者久矣今其受知宗邱者不亦宜乎雖然主盟公道如護元氣愛惜善類如寶珠玉微我賢王不足以知平仲微吾平仲不足以副賢王之求也信乎時之會合豈苟然哉蓋古之為君非不得士而所重者在相知耳相知則可以行乎志矣昔梁園授簡於枚乘常山目王晞為方外司馬竟陵之美牛僧孺蕭文琰輩善詞藻是皆當時王門之彬彬者視今視者亦豈異其道乎平仲是行也雖不能日親宗藩之政而奉賢王之教令然則忠義之氣藹然見於文字間矣其於輔仁而成治顧豈無所裨贊哉是知嘉言善行固將與我眉太白爭高並耀于西極者矣噫其盛哉

蒲菴集卷之四

蒲菴文集卷之五

記

門人

曇鎧

法住

編次

廬山東林禪寺重興記

東林為廬山甲刹鑪峰旁峙巖溪前流泉石之勝聞於天下久矣當晉武帝太元丙戌年間樓煩大士遠公法師倡道茲山神降靈蹟輸石運材助建精舍遐邇之民瞻仰嘆異是時海內豪俊多隱德不仕慕遠之風咸趨座下若彭城劉遺民豫童雷次宗鴈門周續之南陽宗炳等凡百二十三人禱於無量壽佛像前立誓結盟永期棲神淨土以脩為因以證為果信願所符靈感非一由是法被華夷玄風誕播至于今歸憑蓮社注念往生者必以法師為宗主焉歷宋元豐初詔草律居為禪刹賜寺額曰太平興隆南昌守王公韶力起泐潭

摠公為開山祖奏號廣慧禪師摠得法於黃龍南淹貫經論宗說兼通叅徒學子常滿千人一時大儒若周濂溪楊龜山張養正程弘毅諸公日相游從以講明性理之要識者謂道學源始寔自東林倡之事見松窓錄及弘益紀聞自時厥後嗣席者代多名宿如介菴珪萬菴顏應菴華卓稱大法龍象而終宋之世矣殆及元初則有秘度宣東巖日悅堂閻空遠義古智喆相繼而起是皆道德之所著聞者至正末年寺燬于兵蓮池華座鞠為荒丘狐兔禠居二十載入

國朝洪武三年京城諸山疏請今空海觀公起其廢七年甲寅始克正其席公至力以堅忍自居日誦夜禪精脩靡懈誠感德孚縑白共仰於是乃募施緣以漸作興集材鳩工各効其能九年乙卯冬十有二月首剏無量壽佛殿五間他如祖師塔院伽藍神祠與夫安僧之堂辦供之厨文室蒙堂門

廡諸屋悉依舊制以次緝而新之首座宗乘正立藏主宗福愈濟永長都監寺道銘繼慧等倡義集事皆能經營以贊其成空海以其興剏之難懼無以昭示後來乃遣其徒具事實求余記之昔樓煩法師以慧學辯才闡化東林中州異域之士同盟淨社者皆奔走南北觀其弘慈濟物真能以法界心照實相境自他普覺依正互嚴使匡廬彭蠡之區珠網麗天金繩界道寶花行樹梵樂靈禽晝夜六時悉演妙法去來坐卧儼居寂光之場清泰之域至其改惡遷善弭灾致祥此法師之所以陰益民社者功利其叵量哉自宋以來革律為禪而又廣慧摠公延攬諸儒日所性理之說使道學大明於世而治教賴以扶植然則東魯西乾之道未始不相須為用也後之議者或以吾法高而無實豈知言也哉余故於空海之請既歷叙其重興之績復以樓煩廣慧二師為道之大者告

馬俾世之學者毋私其教而自狹也。迺系以辭曰：大江西來
匯流百川，雄鎮其衝。廬山插天，玉峽錦屏。映蔽左右，靈草異
木。四時長秀，下有蘭若。距山之陰，金沙寶地。聿號東林，維晉
遠公來自燕代。龍章鳳姿，郁乎文采。肇基玄業，道熾而光神。
輪鬼運化，成寶坊大僧。群賢瞻風，萃止神游。淨邦心超濁世，身
土匪異智照境。融溪聲山色，妙演真空。悲願所持，綿歷千祀。
陵谷雖更化，儀不墜厥後。元豐革律，為禪廣慧。來居宏振象
筵窮理，盡性述而無作。集其大成，倡興道學。宋有廣慧，晉有
樓煩。功在聖門，光昭後先。自是而降，代多名德。時異俗殊，或
通而塞。洪惟我朝，四海混同。文恬武熙，象教是崇。善來空海，
乘願特起。畚礫剪荆，新其舊址。華臺香殿，金碧重々。如彼兜
率降現，天中方今治平。金輪王出道闡，三乘恩被庶物。我
願勝幢不動，不騫于以祝釐。彌億萬年。

